

楚

寶

楚寶卷七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馬聖楷輯纂

惟源劉 編較訂

大將

屈完

屈完楚大夫也。楚成王十六年，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管仲對曰。昔者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

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聖楷曰：楚世家成王卽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按楚國將軍皆以大司馬而同姓者爲之。

是時子文爲令尹而楚日盛太其大司馬必屈完無疑也故使將兵禦齊桓八國之師而與之盟功績亦偉矣哉公羊氏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常桓公也穀梁氏亦云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然則春秋美召陵豈獨序桓績哉

昭王南征考

世紀曰周昭王南征濟于漢漢江人惡之以膠舟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焉

李善與賈漢水辭曰漢之廣兮風波四起雖有風波不如蹄涔之水蹄涔之水不爲下國而傾天子漢之深兮其隄莫量不如行潦之汪行潦之汪不爲下國而溺天王漢之美者曰魴吾雖饑不食其魴恐汚吾之饑腸按水經注其地在漢沔之間他書以爲湘潭昭山者謬甚

方城考

方城山名在今南陽裕州葉縣界秦置南陽郡屬荊州皆楚地也盛弘之荊州記曰葉東界有故城

始。華。縣。東。至。瀨。水。達。沘。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云。云。又。地。里。志。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築。溺。耜。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之。南。郭。仲。產。亦。謂。苦。萊。于。東。俱。有。方。城。蓋。皆。傍。此。長。山。方。城。而。名。者。也。聖。楷。按。楚。方。城。之。外。又。別。有。方。城。是。時。楚。爭。強。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以。逼。華。夏。唐。勒。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

萬里故號方城是也。方萬二字相似。楊太史疑方城卽爲方城非也。又袁小修謂方城在當陽縣亦非。當陽東南一百六十里有方城。乃唐郭子儀所築。宋趙葵爲荆南置制使避父諱改曰方城。非楚先之方城也。

漢水考

按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滎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

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
甲徑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口而至五渚者。其
源出於西和州。徼外。逕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
西漢。又逕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今按
荊州古郢都也。岷江經其前。卽西漢水。漢水。遠其
後。卽東漢水。屈完所云。當合二水。以爲池。始稱天
險矣。

成得臣

成得臣字子玉，楚大夫也。成王三十五年，得臣帥師伐陳。城頓，歸子文以爲功，使代已爲令尹。三十七年，秦晉伐郟，楚鬬克辭，辭屈禦寇辭，辭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遇析，隄入而繫，與人以圍商密，皆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邈，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邈以歸。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三十八年，魯滅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秋

子玉闕安中辭升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叛楚卽晉
冬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三十九年冬
楚子及諸侯圍宋四十年晉侯伐衛衛君出居于襄
牛晉侯遂入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晉公曰
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
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
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
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詎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
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

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
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
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
穀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
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
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釋臣取二復衛不可
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

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曾。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諉。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曾。衛。曾。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患。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

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師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

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干、城濮。楚

師背鄆。音奚。楚而舍。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誦。恐衆畏

其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

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

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

而盥。音古也。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

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

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曰：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鞶鞶鞅鞅，鞅鞅。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

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
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初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
曰寡余劓賜女孟諸之麋麋與酒同弗致也大心字子孫
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
况瓊玉乎是糞土也高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
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旣
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

楚寶

六

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

春秋繁露曰楚王髡托其國于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

何武書曰楚國帶甲百萬於國不以爲難子玉將則晉文公側席而坐及死君臣相賀百萬不如一賢也

胡氏傳曰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

罪矣。高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高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爲來世之永鑒矣。

商密考

按水經沔水又逕郿縣故城南。注云古郿子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爲楚附庸，楚滅之以爲縣。卽今襄陽玄城也。商密卽今商州在西安府東。

南二百六十里古商洛也漢四皓隱其山中採芝歌曰漠漠商洛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太富貴之良小不如貧賤之肆志

夔子考

麴羊姓子爵楚熊摯之裔也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救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於是滅之國在建平秭歸縣

公子嬰齊

公子嬰齊字子重，楚莊王姊嬭也。爲楚左尹。莊王十六年，帥師侵宋。王待諸鄆。十七年，帥師圍鄭，克之。會晉救鄭，戰于鄆。晉師敗績。楚共王二年，爲令尹，將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子重曰：君弱羣臣弗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寡，救乏赦罪，悉師主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以

侵衛、遂、侵魯、及陽橋、魯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鍼、織、紆、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乃、盟、于、蜀、六年、七年、皆、伐、鄭、諸、侯、救、鄭、同、盟、于、馬、陵、是、年、吳、入、州、來、楚地、九年、子、重、帥、師、伐、莒、遂、入、郟、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晉、欒、鍼、兒、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音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文、何、如、臣、對、曰、好、以、服、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服、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

執榼承飲。遣于子重曰：寡君老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常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贛皇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主聞之，召子反謀。穀陽盩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主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

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殺之罪也子
反再拜稽首曰君賜固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師
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
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
側側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十七年子
重救鄭師於首止諸侯還十八年子重救彭城伐宋
宋第元如晉告急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
靡角之谷楚師還二十一年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
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師組甲三百褫練三手以

侵吳。吳人嬰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羊傳曰：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綏。

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
 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而而微。至乎此。莊王親
 自手旌。左右。搗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
 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
 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困之力
 乎。莊王曰。古者。枵不穿皮。不蠶。則不出於四方。是
 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
 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
 旣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

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蒞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命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禿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命之還師，而佚晉寇。」

劉子政說苑曰：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自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高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高又有師。」

者○霸○其○君○下○君○也○高○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
君○也○高○羣○臣○又○莫○若○不○殺○不○殺○恐○亡○且○世○不○絕○聖○
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
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
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聖○楷○曰○官○人○之○法○爵○不○踰○德○而○後○可○以○救○時○匡○事○
也○楚○嬰○齊○以○將○才○而○遇○明○主○猶○可○自○見○迨○一○縮○相○
國○之○印○屢○興○無○益○之○師○智○昏○罷○滿○遂○共○司○馬○子○反○
構○怨○巫○臣○多○殺○不○辜○而○楚○是○以○一○歲○七○奔○命○髮○手○

鄢陵天醉亦足寒心矣。乃至馬陵盟而鍾儀去國。鳩茲克而鄧廖入吳。伊誰之咎哉。此蒞王所以日中忘飯而擇用國良者不可不慎也。

鳩茲考

按鳩茲卽今太平蕪湖縣地。春秋時吳與楚共有長江之險。江以北自蘄黃下至于江浦六合皆爲楚有。惟安慶廬州居吳楚之半。江以南自鎮江上至於姑孰池陽皆爲吳有。惟九江南康居吳楚之半。故吳入州來滅巢滅徐皆楚境也。楚圍朱方敗

鵲岸克鳩茲。至于衡山。皆吳境也。衡山無所考。後漢魏國志註云。丹陽縣之橫山。去鳩茲不遠。疑橫誤作衡。恐亦未然。

爲掩

爲掩者爲子馮之子孫叔敖之孫也。楚康十二年爲
楚司馬令尹子木使庇賦數甲兵，違掩於是書土田。
度山林，鳩麇，澤辨，京陵，表淳圃。表，猶薄之數。疆，潦水。
潦者，數之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旣成以授子木。
戒其租入。規偃豬町。音原。防牧陽，舉井衍沃，量入修
楚是以興。是年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向也將
伐舒鳩，爲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今叛而獲之，爲子
之功也。以與爲掩。郝敖二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爲

掩高取其室，巾無字曰：王子必不免。善人聞之，至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而獨而雪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至，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焉。何以得免。

聖楷曰：楚靈王爲公子時，殺叔敖之孫，薦掩而取其室，叔敖之祀斬矣。韓非子謂叔敖獨九世而祀不絕，何也？豈乾谿之難，蓬氏之族，與蘧居同佐，則王而復以其舊勳立之耶？非之言當必有據。

沈尹戌

沈尹戌，莊王之曾孫也。爲左司馬。平王六年，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晉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主處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警，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轉死，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亾。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專守，在諸

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
四。授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
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
無凶乎。晉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凶。何
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則險。其充集親其民。人明其
伍。堠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
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冑。至於文武。士不過同。
百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

難乎。平王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
亾，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
無備，邑能無亾乎？已而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
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亾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
動而亾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
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費無極、鄢將帥與
之比謀，譖卻宛而殺之。子常信之，遂及陽令終。與晉
陘皆盡滅其族。黨國人多謗於子常。沈尹戌言於令
尹曰：夫左尹鄢與中庶尹鄢，鄢莫知其罪而殺之，以

與。謗。歸。至。於。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迎。殺。連。尹。奢。葬。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敗。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

臧也。子常曰：是邗之罪，敢不良圖。於是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諛於國。謗言乃止。十年，蔡侯、吳子、唐侯來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而軍。戊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韓、冥、隄、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

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
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虜○死○戍○及○息○聞○楚○敗○而○
還○敗○吳○師○於○雍○濊○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會○焉○謂○
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犁○曰○臣○賤○可○乎○司○馬○曰○
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犁○布○
裳○到○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胡氏傳曰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
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
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

則國都危矣。故沈尹筮以此爲亡郢之始也。又曰：楚平四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藥，用貨行而策士奇才爲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于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爲國必以得賢爲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改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爲後世

戒明矣

聖楷曰吳兵之入郢也。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卽
今安陸縣。章山非江西豫章也。計其舍舟而陸。必
由蔡息。以道光黃。因而住兵安陸境上。以窺漢涉
數千里之險。而伐人之國。又深入敵境。兵法所最
忌也。伍員孫武皆名將。而爲之而不顧者。或恃其
氣足以奪人。又有唐蔡爲之內援也。然而亦危矣。
哉。沈尹戌戒子常。泂澗而守。勿與之戰。以挫其輕
銳之氣。此已操勝算。却又出一奇間道。從方城外。

先○焚○其○舟○則○由○淮○入○楚○之○歸○路○斷○矣○又○伏○兵○大○陸○
冥○阨○諸○險○隘○則○由○豫○禿○淮○之○歸○路○又○斷○矣○然○後○扼○
其○背○而○擊○之○吳○師○首○尾○不○救○前○後○受○敵○成○擒○必○矣○
斯○時○卽○百○子○胥○百○孫○武○其○何○能○爲○乎○惜○乎○子○常○信○
譏○倖○功○急○與○之○戰○遂○使○吳○人○乘○勝○而○前○五○戰○及○郢○
豈○非○天○意○哉○吳○人○以○四○年○十○一○月○入○郢○至○五○年○七○
月○秦○師○至○始○退○而○卒○不○敢○犯○隨○以○北○郢○以○南○者○亦○
與○楚○之○諸○險○隘○有○脩○故○也○由○是○觀○之○沈○尹○戍○盡○忠○
竭○力○以○死○其○功○雖○覆○于○讒○人○而○謀○可○鑒○于○宗○社○矣○

又、何、愧、于、申、包、胥、哉。

淮、泗、豫、章、冥、阨、大、別、諸、考

按、淮、水、出、南、陽、桐、柏、縣、大、復、山、水、之、隈、曲、曰、泗、此、
淮、泗、據、本、傳、云、及、息、而、還、應、在、今、汝、寧、息、縣、南、也、
水、經、注、曰、淮、水、東、逕、新、息、縣、故、城、南、又、蘇、子、瞻、謫、
黃、過、淮、詩、云、朝、離、新、息、縣、初、亂、一、水、碧、暮、宿、淮、內、
村、已、渡、千、山、碧、麤、颯、號、古、戍、霧、雨、暗、破、驛、回、頭、梁、
楚、郊、永、與、中、原、隔、黃、州、在、何、許、想、像、雲、夢、澤、此、更、
可、想、吳、師、入、楚、之、所、逕、矣。

按吳楚相侵伐師于豫章者凡數處皆非江西豫章也今畧以其地考之如楚令尹子旗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楚囊瓦伐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夫巢與乾谿皆江北地與江西遠不相涉故知其地當在廬江潁蔡之間惜地志失載耳若江西豫章以水名至漢高祖六年始立豫章郡于今南昌水經注皆多附會

大隧在德安孝感縣東北應山縣界今名九里關又名黃峴關直隸在應山縣東一百三十里今名

武勝關、冥阨、亦在應山北、六十里、信陽州界、共戍
守之、今名平靖關、又名恨、這關卽九塞之一也、此
三關、乃漢東之隘道、北走豫、南通江、漢昔人云、
堅守三關、則安陸以南、可以無虞、
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里許、臨高阻、深與武昌、黃
鵠並峙、其勢阨而險固、卽禹貢內方、至于大別、是
也、俗名龜山、小別在漢川縣南十里、其山如甌、後
周時置甌山縣、宋太平興國二年、始改漢川、與大
別山相去一百餘里、

公子結

公子結字子期。曰子期，楚昭王庶兄也。十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夫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竹之北，兵入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以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

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鑿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會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遺射于柏舉其子師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亾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

鄧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昭王反國以子期爲司馬二十年頓子詳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子期帥師滅頓以頓子詳歸二十七年吳伐陳楚子救之卒于城父公子閻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高後還是爲惠王三年陳背楚卽吳楚人伐之四年冬子期帥師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九年夏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十年秋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

子期曰。晉者否。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
人而死。

韓非內儲曰。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
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
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入郢。

唐頓考

唐姬姓。侯爵。屬楚之小國。在義陽安昌縣東南。卽
今南陽唐縣也。初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
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

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
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
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
獻之子常子常黷唐侯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
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
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
聞之因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樹命
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
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

若大川楚昭王十年蔡侯唐侯因吳子以伐楚十
一年吳師退楚乃滅唐又十一年而圍蔡里而拔
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
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頓亦姻姓子爵國在
潁陰卽今陳州南頓縣春秋所謂頓追于陳而奔
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也

魯陽文子

魯陽文子名寬。司馬子期子也。子期死，白公之難，遂代爲司馬。初，惠王以梁與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偏則懼，貳夫盈而不偏，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他，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主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劉向說苑曰：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

朝公叔子曰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
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弊弊
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開之也順鍼縷者成
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至者
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搗
之曰爲之退三舍

水經注曰淠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卽劉累之
故邑也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

之不得緊懼而遷於此有魯縣居其陽故名魯陽
昔在於楚文子守之與韓構難戰有逐景之誠
聖指按水經注又云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
于雲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今汝
州魯山縣卽其地也魯陽關在南陽府城北

楚梁考

按梁卽今陝西漢中府地禹貢爲梁州之域春秋
屬秦楚之交索隱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
南之道名曰漢中項羽封沛公爲漢王都南鄭卽

此晉以後爲梁州。有梁州山，在南鄭縣東南百八
十里，與孤雲四角相接。大山四圍，其上三十里許
甚平。或云古梁州治也。

景舍

景舍字子發爲楚宣王將軍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
田百頃而封之執珪景舍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
入寶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
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
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不受魏
圍邯鄲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
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
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

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凶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趙見凶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子發初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謂人已刑而不忌其恩，其後子發盤也。罪威王而出奔。

刑者遂襲子發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踣短音足而
怒曰子發視夫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憐於骨髓使我
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肉
子發乃得逃去

淮南劉安曰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
風雨貫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
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
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
聖楷按楚靈王十年醉殺蔡靈侯而滅其國使公

子藥病居之爲蔡公十二年藥疾作亂自立爲平
王乃復封陳蔡之後至楚惠王四十二年復滅蔡
皆非宣王時事不知國策淮南諸書何所據以爲
宣威時也鮑彪註國策以爲靈王亦未確又杜氏
通典子發作景舍今從之

莊躡

莊躡楚莊王之苗裔也。楚威王時，使爲將軍，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毘道塞不通，因還，以其尉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太史公西南夷列傳論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尙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

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拘。澹番禺大夏杖印。竹西夷後摘剽分二方。卒爲七羣。

荀卿子曰。齊之田單。楚之蔣躡。秦之衛鞅。燕之嚮。蠅臬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

聖楷曰。蔣躡以楚公子爲大將。卒立奇功於異域。而楚祀頰以不絕。轍尉陀之王南越。更爲殊異。嗟乎。世間有此兩奇男子。高猶欲以尺寸量材士。大可痛也。一說楚莊王弟名莊躡。嘗爲盜于境中。然

去威王時已二百餘年矣。且趙楚子旃之謚也。其
孰何得以君謚爲姓。此皆僞書謬傳。虛妄可疾。

滇池考

滇池在今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周回三百餘
里。水源深廣而未覓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
金馬碧鷄玉案點蒼諸山俯仰映帶。真奧區也。楊
太史慎有滇海曲。如跨海虹橋三十里。廣寒宮殿
夜飄香雲氣。開成銀兔界。天工斲出點蒼山。天氣
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皆實錄。

奪楚巴黔考

按楚頃襄王十九年秦使司馬錯發隴西兵因蜀
攻楚黔中拔之二十二年又拔郢乃置黔中罷太
史公以爲楚威王何其踈莽也且與楚世家亦自
相戾華陽國志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貽騫從沅
水伐夜郎將軍至且蘭採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
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採船群柯處乃改其名
爲群柯按群與椿通柯與柯通卽今之繫船厓
也又水經注群柯江中兩山名當從注爲是

項梁

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項籍之季父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紀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標陽逮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標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

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已在澤中。」梁曰：「桓楚，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

諸綱召籍入須臾梁响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
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
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
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
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
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至某事
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
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
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

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乃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兵而西，章邯軍至梁，項梁使

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入
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
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項梁項梁
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
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
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
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
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
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

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音煦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趨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儵于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

之。至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畧地至雒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

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卽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

聖楷曰：始皇帝二十三年，王翦用六十萬人取荊虜，王負芻其將項燕自殺，始滅楚。傳至二世，才十五年間，項梁起兵於吳，遂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報仇復楚，豈非近古以來一大奇績哉？又能用張良言爲韓立後，不殺齊王假，以悅田榮，皆義舉也。故漢起之將，爭響附之，所戰必勝。項羽撫有成業，與

沛○公○共○滅○秦○不○能○守○是○其○不○有○天○下○也○不○在○身○死○
東○城○之○日○而○在○定○陶○失○利○之○時○天○意○亦○微○矣○哉○或○
曰○項○梁○不○死○能○有○天○下○乎○曰○梁○不○死○夫○不○肯○關○懷○
楚○弑○義○棄○增○高○江○東○猶○足○王○亦○未○可○知○子○故○節○取○
史○記○傳○文○爲○梁○立○傳○要○使○復○楚○之○功○不○以○羽○掩○云○
爾○

梅銷

梅銷長沙人。番君吳芮之將也。初沛公攻南陽，遇銷與偕，攻析、鄆，降之。及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爲列侯。利死，高祖以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都臨湘，而銷從之。

聖楷曰：漢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文時異姓盡矣，唯獨長沙藩職無恙。故賈生云：欲諸王之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爲其

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也。由今觀之，諒亦據當時事勢論耳。貽謀不善，協贊無人，卽匹夫思還，何有於彊弱乎？陸機云：吳芮之王，祚由梅鏞功微，勢弱。世載忠賢信矣哉。

都臨湘考

按芮都臨湘卽今長沙縣也。長沙初名湘縣。漢高祖五年以封吳芮爲長沙王，始更爲臨湘。水經注曰：湘水右逕臨湘縣故城西。縣治湘水濱臨川側，故卽名焉。故城卽芮所築，其新城北有吳芮冢，廣

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爲屢郭之佳憇也又郭頌
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發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
廟見芮尸容貌衣服並如故吳平後預發冢入於
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
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
冢發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今岳州亦有
臨湘縣初名王朝場後改縣宋至道初始改今名
非芮都也

梅山考

按楚志梅銷隨芮之國長沙以益陽縣梅林爲家
遂世有其地自漢至五代皆稱梅山焉後爲王
扶氏據之溪崗環列負險爲寇宋熙寧六年章惇
始開梅山地爲二以下梅山置安化縣屬長沙以
上梅山置新化縣屬寶慶文徽州祁門縣有梅銷
城云卽初封十萬戶處也

季布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戮
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
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
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頸。季布
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赭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
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
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
輅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

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忌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固各爲其主。乃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固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高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謹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

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軍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而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而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

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
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
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困欺陛下者。今臣
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
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譏聞
之。有以窺陛下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罷故
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
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
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趨欲

得書請季布。賈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因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卽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也，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詭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常殺人，凶之。吳從袁絲，匿兵事袁絲，弟畜灌夫，籍

福之屬。常爲中司馬。中尉。郵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毋功。丁公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遂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適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

典○軍○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
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
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
夫○將○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
復○之○耳○藥○布○哭○彭○越○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
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霍峻

霍峻字仲邈南魏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荊州牧劉表命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藥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衆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

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咸
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
國，欲行所遂，親率羣僚臨會，卽祭，因留宿墓上。當時
祭之子弋，字紹先，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
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
之體。後歷永昌建寧太守，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
是歲蜀并于魏。」

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
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

日諸將咸勸宜速降。曰：今道路隔塞，未詳。王之
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至上與魏和，見遇以
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
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間，始率六郡將守
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
其命。今臣國敗，至附守死，無所是以委。實不敢有
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
兵救援呂興，平交阯。自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弋
孫彪，晉越雋太守。

向朗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爲臨沮
長表卒，歸先王。先王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
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旣平，以朗爲巴西太守。項之轉
任犂柯，又徙房陵。後王踐阼，爲步校尉，代王連領丞
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
素與馬謖善，謖逃，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
都，數年，爲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
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

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二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張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熹十年卒。子儵嗣。景耀中。爲御史中丞。兄子寵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諸勳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

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
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

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傅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凶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蚤喪所天，爲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隨。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貴。汝其勉之。子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爲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

聖楷曰。襄陽記。又稱。勛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麗士元。皆親善。故其老而好學。尙有典刑也。耶。是時蜀士如秦宓。譙周。皆博雅。好論著。若以出處律之。未免多慚。安得如朗之牙籤萬軸。高刀斗自嚴乎。